

小满，小满

李红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第八个节气是“小满”，雨量描述是“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是对“小满”时节麦子农作物生长的总结。寓意很深，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丰收的保障。粒粒饱满的希望皆在小满。那是一年中的口粮呀！总之小满时节带来丰收、风调雨顺的寓意都在，由此父母给孩子起名字叫“小满”的很多。

高中毕业那年，我在小满时节，去看望过儿时那片深绿的麦田，麦浪摇曳着，随风舞动的绿色麦浪里，金色，在麦梢处不用放大，却看不清。那低沉的歌声随风荡漾不起，已还原不出我们年少时的味道。好想唤起我们年少时的纯真，赶走心里的遗憾。重拾那时，我们在麦田的田间清除杂草，挑拣着开着黄色花朵的青菜，拿回家让母亲熬点苦菜粥，开开胃，让自己多吃点饭菜，多长力气，割麦子的时候不掉链子。

我很惆怅地想着从前，希望那个人还在那里，等着我们。

干干净净。看到我们，微笑着和我们打着招呼，却从不提学习的事，我们也不提。回到家里向父母提起，求求父母帮帮房叔家。没有人有能力帮到小满返校。家家孩子多，负担重。后来，听说小满在水湾旁洗衣服的时候，水里的影子与其它倒影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面。再后来因为女生女孩挨过打，再后来丈夫去世，日子过得很难。我在成年后小满的时节里，鲜有机会路过那块麦田，欣赏湛蓝天空下的那片绿色麦浪，也不知道那个水湾是不是涨满。四十年后风吹过水湾的消息，那是小满收到的老年大学录取通知书，那是我心底期盼的歌啊！

小满的成绩好，学习勤奋，作为好朋友，她是我的骄傲。初中毕业后，房叔家没有条件再让她继续读书。

那片麦田旁的小路，是我们走读高中的必经之路，小路旁有个水湾。每个周末放学回家时都能遇到小满在水湾旁洗衣服，好像是不经意间等着我们。小满的五官非常漂亮，她喜欢穿淡蓝色的衣服，整个人

这么多年我没有去过卷闸门，我们这个大家庭社会治安很好，从未担心过门。我疑惑着它们的谈话，更疑惑这群小伙子居然不怕我听到、听到意图。有只稍微大点的飞到路牙上，用两只小脚轻轻地走路，一直往前走。哇！原来它在惦记着那几棵麦子。

每年的小满时节，我们的门口路牙上，不知道是谁放的草还是花草工匠不忍心，总有几棵麦子存活，因为通风好，肥料水分充足，麦子的分蘖旺盛，根系和茎干特别强壮。小满过后这家小鸟开始轮流分餐制。我们会惊奇地看到一根麦杆子上，有顺序地排列四五只小鸟在啄食，麦杆居然不会被压折。它们撒运的时候有条不紊，忙得不亦乐乎。从来不怕我们窥视它们。即便是走到它们的跟前，不理不睬的样子很可爱。

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者，物致于此，小得盈满！我的思绪已被欢喜装满。我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交相，老人举杯庆祝，孩子欢笑庆百年。

咸菜瓜子老一套

孙佃宝

“咸菜瓜子老一套”，曾经是隔壁二叔的口头语。

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就像撒野惯了的小驹子刚上槽，总是不情愿。秋天的早晨，常常被奶奶牵着耳朵从被窝里扯起来送到学校去。一拖一拽出家门，有时碰见二叔打着电话站在门口，笑嘻嘻地看着我哭哭咧咧地从他面前走过。

“老二，看你挺狗胆大的，吃的啥好东西？”奶奶余怒未消，好像看谁都不顺眼。“哎哟，婶子，我能吃啥好吃的，还不是咸菜瓜子老一套。怎么，大侄子又逃学了？”“没出息的东西，光会耍玩，就是不想上学，跟你一样，长大了也是啃咸菜瓜子的材料。”奶奶气喘吁吁，说话夹枪带棒，脸上却舒展开来笑容。二叔好像得了圣旨，立刻收敛其嚣张气焰：“听见你奶奶说了没，现在不好好上学，长大了就和我一样，啃咸菜瓜子。哈哈……”

不好好上学长大了就啃咸菜瓜子，我不知道二叔说得对不对。我只知道，经过奶奶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劝教，我不敢再逃学，开始规规矩矩上学听课了，饭桌上仍然是那老一套，咸菜瓜子，西瓜酱和虾酱轮班上岗。

这三样儿，共同的特点是咸有余，香不足，仅可勉强佐饭。咸菜瓜子是生户人的土叫法，小学课本里叫腌萝卜。萝卜这东西好种好收，地边地角，哪儿都行，好侍弄，不吃肥水，过了立冬刨下来，择洗干净，放进头号大缸里一层层码好，每层上面铺上一层大粒粗盐，就弄好了。过不了几天，浸出的水液浸上来，就能吃了，只是萝卜味还去不掉。时间一长，咸大了，可以

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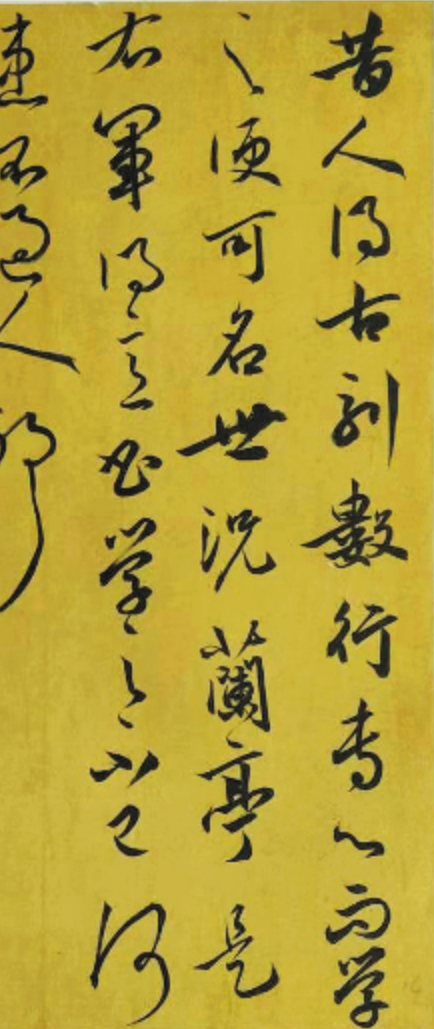
李健

在平稳安宁的日子里，总会令人产生一种错觉，总感觉日子都会以这种平静的节奏一直延续下去。但人生存在着太多的未知，在生活的骤然变故中蒙绕心中的除了希望最多的还是无奈。虽然眼睛与心扉尽最大努力的拒绝着任何关于春天的颜色与气息，但那曾是往年最期盼的温暖和暖与那艳丽的紫花，青嫩的绿草与其夹杂浸在空气中新鲜泥土的气息与馥郁的芳香，都在那么真切分明的告诉自己，春天依旧如约的来了。

在这个春天里，因生活的变故，我与家人要搬离旧居到一处新房子去生活。这个春天的全部意义也早已在即将到来的搬家所替代。极力的想使自己的内心趋于淡然，避免那时时刻刻都在内心深处涌着的波澜，虽然一次次对着自己的内心默语，亲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温馨的家。但现实感怀着的心还是无法面对和接受自己与家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年的房子，就这么突然的与我们没有了关系，而心中却一直以为那就是我与家人一生的家。是的，家是伴随着亲人的脚步一起移动的，但房子这个“家”这个“亲人”却不能与我们一起迁徙。心里也曾有过短暂的释怀，内心在告诉自己，在以后新房子所替代的新家里，也会

有温馨欢乐飘荡其间，和馨的气氛也会随着日子的累积而一天天变淡变郁，渗透进新房子的每一砖一瓦，把新房子的每砖每瓦，浸染的蕴含着幸福的温度而散发着浓浓的温情。但片刻的释怀后，还是无法割舍那所曾与家人一起生活了二十年被称之为“家”的房子。

房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涵盖了家的全部内容，包括家的核心与灵魂——亲人们，以及家的大小物件与各种散碎的物件所构成的其它组成部分等等。房子，人们淡忘了它那冷漠生疏的名字，人们赋予了它的第二个名字——家。人们也往往习惯于指着某所房子说那就是我的家，有空来坐坐。房子的形状就是家可触可见的外形。它的名字就是家的代名词。它是家的载体与容器。随着日历还有几天就到了要搬离这所盛满了自己四分之一生命记忆的房子的时刻了。摸着每面墙壁感受着温馨又亲切，目及之处都回响起往日温馨快乐的场景画面，房子的每个角落仿佛都还萦绕着往昔的笑声笑语。那块留在墙壁上凹陷脱落的痕迹，不是我那次与哥哥打闹时不小心用那把木制玩具手枪碰留下的吗？房门的那柄因被我与哥哥为争抢一个苹果而拽掉后又粘上的门把手，现在虽然有些松动，



书法 李健



国画 张敬敏

纪念碑

王开利

想你的时候
是一种力量牵引着我
走出家门
走到神圣的纪念碑下

怀念你就建立在我的心上
当我那重重踏上百步阶
每一下叩响都是在
轻声地呼唤一个人的名字

我像虔诚的臣子
朝拜在你的脚下
人们来这里
追忆往昔
一年一次
我却在我心中悄悄地怀念你
千万万次

回望来时路

高延新

一条路连通起A、B两座城，从生养的老家出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到上站的地方，这条路我不知道走了多少遍，从车场小道到乡间小路，从乡间小路到如今的宽阔柏油路，回望这几十年来，岁月沧桑了人的容颜，却神奇般的让这些路变得越来越“年轻”。就是这条路一直无限延伸，一直触碰到我的内心深处。路有尽头，人有尽头，心有尽头。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肩膀上，听到父亲人谈论最多的就是党的好政策。那时孩子的我总是好奇地问父亲什么是党的好政策？父亲总是用最简单的方式教我理解，比如“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电灯、电话、电视机，三电下乡来帮您”、“有钱存部电，安全又方便”、“致富要起步，咱先来修路”等等，父亲叽里咕嘟的说了一大

堆。我也就记住了一句“党的好政策就是先修路”。方向对，路好走，这就是我理解到的“党的好政策”。父亲沉默片刻后说：“虽然有点笼统，但大体也就是这么个意思。”

渐渐走出了家门，我才发现原来“路”有千万条，“成长路”“创业路”“致富路”……这些路都与党的好政策相辅相成，息息相关。路成了一种自由的向往，一种急切期盼，一份美好的愿望。

小时候在农村老家上学，冬怕冷、夏怕热，上学要走近半小路的土路，磨得脚底板生疼。要是赶上雨雪天气，道路泥泞不堪，一不留神，来个“驴打滚”，有种在大海畅游的感觉。再看着现在的孩子，校车已经开到村头，车接车送，安全可靠。国家大力扶持新农村建设，一排排整

齐的二层小楼房逐渐替代了那些低矮破旧的土房子，村村通公交，户户连电话，水电网一次性到位。上次回老家父亲说家里的十几亩地已经流转给上种的种粮大户，他有时就去农场“上庄”，也真正成了“上庄一员”。老父亲年近七旬，身体强健，精神抖擞，说起这些，那是相当自豪。父亲偷偷告诉我，他还有一个想当老板的愿望，我笑父亲痴人说梦，父亲说我不幼稚。父亲说党的好政策说定那天真国有了他的老板梦。仔细想想，父亲说的并非道理，邻居家的张大爷就是个例子，前几天我回家，看到他开了国产小汽车，那个神奇劲，见人就按喇叭。张大爷今年六十八，在庄稼地摸爬滚打了三十年，硬是供出了两个大学生，现在两个孩子都大学毕业了，工作也相当不错。张大爷原

先在公社就是一把好手，精通各种机械的操作，能开上汽车这是老头子多年的梦想，梦想得以实现，令他炫耀一番。张大爷还说这都不算啥，要是再年轻十几岁，说啥也去考一个飞机驾照，体验一把翱翔蓝天的感觉。张大爷的一句玩笑话，逗的大家前仰后合。有人说张大爷人老心不老，越活越年轻，有人说张大爷是实现了，还有人说是老人家一个真实的梦想。不管人们说什么，张大爷敢想、敢拼、敢做，这还是得益于党的好政策，这是让张大爷骄傲的资本。

我2003年走出了生我养我的农村老家。临行前，拿着父母给的一百多元生活费，开启了我的创业路。这条路，我一走就是二十年，从破衣烂衫到成家立业、车房齐全，生活的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眼前的，身

边，亲身经历的都清晰可见，我开头说的那条路，它就是最好的见证。

前几天回家，又赶上小清河进行施工。妻子有点不耐烦地说：“嫁给你这些年，我印象中这条路一直在进行修修补补，没有消停过。”妻子的一番话让我听之不爽。“要致富，先修路嘛！你看现在的路，多好走。听说我们这里要通航了，修这座桥就是为航运做准备。还是党的政策好，为百姓谋福利，通航后，能带动咱这边的经济建设，咱们就近做点小本生意，到那时咱也是有钱人。”妻子听后，连忙点头。

妻子发牢骚也是有原因的，记得刚认识她的那几年，因回老家都是乘坐公共出租车，一路的颠簸不说，还要连续倒几趟车，有时赶上修路，早起动身到都